

太平年

太平洋战争下，一座城的陷落，成全了两个人的姻缘

当颠沛流离成为注定，当机缘巧合成为蓄谋

战火中重逢的他和她，是否还是曾经的模样？

南风

李焕然
著

南方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

太平年

李焕然
著



南方出版传媒·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太平年 / 李焕然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8. 9

ISBN 978-7-5360-8703-3

I. ①太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51952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陈诗泳
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
装帧设计: **WONDERLAND** Book design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太平年
TAI PING NIAN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 |
| 开 本 |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 |
| 印 张 | 9.875 1 插页 |
| 字 数 | 205,000 字 |
| 版 次 |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42.00 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

献给

天上的爷爷

一部战争年代的罗曼史。

一本新世纪的章回旧体小说。

一场古老东方式的欲诉无言、爱而不得。

当一座城的陷落成全两个人的姻缘，

当乱世的别离改写他和她的故事，

当时间成为桎梏，

当故人初心已改，

当命运扼住咽喉，

时代与人生的纠缠，在《太平年》上演。

没落贵族的挣扎与悲哀，才子佳人的世俗与深情。

当颠沛流离成为注定，当机缘巧合成为蓄谋，

战火中重逢的他和她，是否还是曾经的模样？

如织锦绣缎般细腻的忧伤，似复古印刻般深沉的甜蜜，

《太平年》重现泛黄岁月里的真实轮廓。

多情自古空余恨，好梦由来最易醒，

久久分离中短短的相逢，就是他和她的《太平年》。

/ 第一章 /

梦里不知身是客 1

/ 第二章 /

惜花人去花无主 19

/ 第三章 /

东篱菊下见南山 39

/ 第四章 /

月似当时人似否 51

/ 第五章 /

满眼春风百事非 67

/ 第六章 /

朝暮未改故人心 83

/ 第七章 /

不是人间富贵花 105

/ 第八章 /

盼有灵犀知心意 117

/ 第九章 /

落花时节又逢君 139

/ 第十章 /

风雨难留香如故 155

· 目 录 ·

/ 第十一章 /

朱颜辞镜花辞树 169

/ 第十二章 /

明月多情应笑我 185

/ 第十三章 /

而今才道当时错 197

/ 第十四章 /

情知此后来无计 209

/ 第十五章 /

落尽梅花月又西 225

/ 第十六章 /

何处云归何处去 241

/ 第十七章 /

桐花万里丹山路 253

/ 第十八章 /

一别如斯会无期 263

/ 第十九章 /

碧落茫茫难寻觅 277

/ 第二十章 /

梦也何曾到谢桥 285

《太平年》大事年表 294

梦里不知身是客

算到这年耶诞节，媣西到香港已满两年有余了。

香港素来湿热，常常一天里要淅淅沥沥地下好几阵雨，从前不惯用伞具的媣西，现今也会随身带把印花小伞，以免还未到课室就被淋得透湿，潦倒如同落汤鸡，这种滋味，媣西自认经历一次也就够了。原本从校舍到课室的路并不太远，柏油山道也修得平整，但因学堂建在山间，校舍却在山脚，如此一来，媣西每次上课便要蜿蜒地沿山道绕几个弯。在两侧蓬勃的树木夹出的山道中穿行，抬起头来，连水蓝的天也被层叠的枝丫割成了一格一格的几何图形，有时走得久了，会恍惚分不清前方隐约的浅蓝到底是天还是海。

每次下了课走回校舍，媣西都会薄薄地出一身汗，山风一吹，会冷得打个激灵。媣西便在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长袖白毛线衣，像其他爱时髦的女孩子一样，比起旗袍，媣西也更爱洋装，但为着

经济的缘故，没有特别的场合，她绝舍不得穿那仅有的两件洋装。香港的生活成本一天天地涨，媮西最初从北平带来的财物，用的用，当当的当，须要好生计划才能供她自己读下大学。

香港之于媮西，是异邦人的避难所，是这座最南端的小城，在媮西最艰涩的日子里，恰好地递去了救命的良药。北平之于媮西，是又抗拒又向往的矛盾体，是她曾经决绝离去的故乡，却在异乡疯狂地思念当初那个决绝的城市。这种思念的源头，迷蒙地，模糊地，夹杂着淡淡的迫切，在媮西的心底生了根，发了酵。香港的春来得早又去得晚，不到三月便能开出满山的杜鹃花，山间风急，往往一阵风过便有大片大片的火红在细雨里飘舞，簌簌落落，仿佛落也落不完，红也红不尽。媮西经常走着走着，就被纷纷扬扬的花瓣迷了视线。每当这时，媮西总是想起故乡的雪，那年北平的雪花也是这样，走在路上会被翻飞的风雪蒙了眼睛。

媮西回到校舍，发现苏墨棋还在睡觉。媮西不便打扰她，便脱了线衣随手搭在椅上，懒懒地侧卧着歇在床上，不觉中竟睡了起来。蒙眬中媮西觉得鼻翼发痒，用手拍扇几次都做徒劳，媮西这才反应过来，猛地睁开眼睛，便看见苏墨棋那笑成月牙似的绿幽幽的眼睛，手里拿着一只芭蕉叶茎笑得七上八下。苏墨棋淡绿的眼睛衬得她的肤色愈发地白，而那白又与中国人的白自不相同，那是一种沉重的、不透明的白。苏墨棋不过十七八岁，可她稀朗朗的漆黑的睫毛，墨黑的眉毛，油润的猩红的厚嘴唇，使得她美得带点成熟的肃杀之气。据说她的宗谱极为复杂，至少可以查出阿拉伯、尼格罗、印度、英

吉利、葡萄牙等七八种血统，中国的成分主要来自母亲一脉。苏墨棋被华人母亲一手养大，对黄皮肤的女孩子总是显得格外亲热，对媮西也不例外。

苏墨棋咬着她不甚流利的腔调道：“我可不是故意闹你，今天有人寄了包裹来，喏，就是这个。”

墨棋递过一只用棕油纸包裹的四四方方的纸盒子。

媮西好生奇怪：“哦，是谁送来的？”

墨棋回答：“我只见到邮差，一见是你的，便接下了。”

媮西点头。

墨棋又问：“耶诞舞会我替你约了一个很好的舞伴，你一定会中意的，你答应过我就一定要来的，不然那人会怪我放鸽子。”

媮西胡乱答应着，心中却在疑惑那个包裹的来历，自从季家老太爷故去，主动联络她的人越来越少。媮西心下奇怪，仔细拆开包裹。那包裹却异常精美，里里外外一层又一层，媮西拆得十分费力，在最后一层棕油纸拆去后，媮西盯着那包裹呆呆地愣住了。那是一个青色的裂纹小瓷罐，罐顶端上嵌着一个白玉小鹂莺，活灵活现。媮西拿手指轻轻地抚过罐顶，只觉冰凉沁骨，打开盖子，罐子里竟是满满的青梅。

媮西的指尖颤抖了，她遇见了往事。

媮西还记得，那年北平的深冬，下了很大的雪，一个天色阴郁的傍晚，媮西双脚盘坐窗边，随手读着月报上的新刊，抬眼便能望

到将落的夕阳。窗沿边一样摆着个裂纹青瓷小罐，里面装着半满着的乌红梅子干，媮西其实早腻烦了梅干，可现下时节，要买到新鲜的梅子实在难得，因而虽万分恼人却也是无可奈何。

待到入了夜，街上更显肃杀，在这样的天气里，电车早已停运，偶尔会有车夫驾马急急驶过，远远就能听见马蹄踏在雪地上的嗒嗒声。车轮在雪上走得艰难，马匹发出的沉重呼吸，瞬间便冻成了长长的白色的雾气，要好一会儿才能消散。寥寥行人也都穿得厚重，一只靴闷闷踏下去，会在蓬松的雪地上陷进去好大一截，再踏出的靴子便沾满了小小的雪粒，和靴子边沿的绒毛粘在一起，一进屋门便会软软化掉。

这年十五岁的季媮西还在为学校的功课发愁。慧文女中是新式中学，教会的氛围浓厚，仿照西式学堂也开设了英文和科学。要是没有这场雪，媮西本该在这天参加科学课的学期测验，但因大雪封城，学校也因此停课，将测试改在了来年春天的新学季。为此媮西窃喜，总算逃过了这磨人的测试，再看窗外的大雪，倒也没有觉得厌恶，反而生出了几分喜爱。

这天晚饭后不久，天光早已暗下，门房刚刚将大门上锁，可没过一会儿，又匆忙遣人来报，说是有人来访。按着季府一向规矩，晚上是不时兴出门做客互相走动的，如若晚上来了人，那多半是一等一的急事，从前革命军没来时，偶尔遇上宫里哪位得了急症，也会连夜要请季大夫，再要么，就是哪户亲友死了人，这才遣人来知会。

里间暖房里，季老太爷正歪在软榻上闲读。老太爷已过花甲，

可须发却未尽白，一张稍嫌窄短的扁圆脸，常拄紫檀木拐杖，黑绸马甲上镶着一圈貂毛领子，最外的扣子没有扣合，散落的半截貂毛垂在肩颈上。

小厮来报时，季老太爷刚掷下茶杯，茶水似是有些烫口，他不耐烦地清清喉咙：“是谁来了？”

门房双手递上一封三折短信，季老太爷紧着眉头，将信拿来，先是匆匆一瞥，旋即又细细看罢，之后便一迭声地喊人：“快请，沏新近的碧螺春。”

下人们见状也知是贵客到了，一个个步履匆匆，老太爷显然是着急了，拄着拐棍在上房里踱了一个来回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急道：“季全，叫上媪西，让她换身衣服，去客室，宜忠和宜清那里自不必说，明日大宴，一早再去知会他们。”

季全回道：“大老爷和二老爷早已得到传话儿，刚还遣人来问要不要重新摆桌设宴。”老太爷拿拐杖杵了杵地，眉心微皱：“告诉他们，不用多心，明日前来赴宴即可。”

季全道：“是，老太爷，季全当下就去。”管家季全是季府下人里的一把手，从小时就做季老太爷的小厮，算起来，这已是季全在季府的第四十个年头了。

季全到时，媪西正在窗边读书，牡丹灯罩里的烛火发出扑的轻响，烛光摇摇一曳，忽闪了下，媪西便听得外间有人问张妈：“三小姐可睡下了？家里来了贵客，老太爷急着要找三小姐呢。”

张妈本是媪西母亲陪嫁来的女佣，母亲去世后，张妈不愿再回

姑苏，便留在季府照顾自己本家小姐留下的小小姐。张妈人善厚道，却也没什么主见，遇事总爱大惊小怪，但媮西明白张妈是为着她好的。媮西住的西苑是一幢三合小院，中间的三进大屋做了媮西的卧房，虽隔着一进中屋，媮西还是能些微听到张妈带着姑苏口音的回话：“小姐还没睡下，我这就去叫，只是这个时辰了，竟还有客来？”季全忙着催促：“听说是南边来的人，久未见老太爷这样急了，你快去叫三小姐吧，待小姐穿戴整齐便速来客室。”

张妈“嗳”了一声便小步急急走来，张妈缠了足，总是穿旧式的绣花布底鞋，在地上发出嗒嗒的响声，媮西听得耳熟，从脚步声就知是张妈来了。张妈考量许久才替媮西挑了件浅鹅黄绣蝙蝠的夹棉旗袍，袖口和下摆用金线镶了边角，颈上的扣子用珍珠替了，配着灯烛照映，更衬得媮西娇嫩，似是能在一双杏仁眼里看出灵气来。

媮西到时，季老太爷已同来客絮絮讲了好些话，见到媮西进屋，那客人赶忙起身。媮西见状便行了个旧式的请安礼，老太爷摆摆手示意媮西坐到他身旁的位子去，旁边侍立的丫鬟早已新上了一杯茶水到媮西面前。媮西见装茶的是那套少见的青瓷盖碗，盖尖嵌有翡翠，便知这定是姑苏新近的碧螺春。待媮西坐定，季老太爷便转首向来客道：“林哥儿，这是我孙女媮西，你们曾见过的，可还记得？”

那来客回道：“自是记得的，三小姐长大了，但旧时的模样却没有大变，还是一样秀气的眉眼，不知三小姐可还记得在下？”

媮西这时才细细打量起祖父的贵客，对面的年轻人剪着新式的短发，墨绿的西装有些微皱褶，看得出是经过了长途奔波。他的一

双眸子黑得像炭，乍一看不过二十上下，像个刚出大学堂的学生，但他气质沉稳老成，又远不止二十而已。媮西只觉似曾相识，又不好贸然妄言，竟愣愣地呆住了。

季老太爷轻声一笑，柔声道：“傻孩子，这是欧阳家的少爷，论辈分，你该叫二哥。”媮西心头蓦然，竟真的是他！

怎可能忘记了！媮西十岁那年正赶上祖父做寿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，家里上上下下都忙得措手不及，两个堂哥也不愿陪她玩耍。媮西一人越发觉得无趣，却没承想在寿宴的傍晚，季府的大门口停下了部黑色的汽车，车子上下下来了一位先生。媮西只听到祖父直呼那位先生“欧阳贤侄”，之后的几日这位欧阳伯伯一家在季府小住了几日，可奇怪的是他们的其中一位公子无论何时总以纱巾遮面，只留出乌溜溜一双大眼睛。

一日，媮西恰巧经过客房，见到王妈带着几个眼生的丫鬟在打扫碎掉的茶具，地上一摊棕黑色的污渍，嵌花的白釉瓷杯裂了几瓣。媮西凑近一闻，只觉一股浓重的药苦味呛进鼻腔，不由得连打了个阿嚏，王妈听到声响，回头一望：“三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媮西小嘴一撇，小小的手捏住鼻子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王妈，好苦的药味！”

王妈忙扔下手里的活儿，蹑着小脚去拉媮西：“小姐哟，这里是客房，你小心走丢了都没人晓得，快跟我回去吧。”王妈一面扯着媮西往前走着，一面回头嘱咐着：“等下扫完了，可别忘了给欧

阳少爷重煎一服药来。”

丫鬟们闻声问道：“那要是欧阳少爷又摔了药怎么办呢？”

王妈扯大了嗓门：“那就再煎一服！”

媼西听得奇怪，歪着头问：“王妈，是谁不喝药还砸碗？”

王妈听得眉头一皱：“还不是欧阳家的那个二少爷，刚出完痘就不吃药，十几岁了还不懂事，和咱们的大少爷真是没法比，唉。”王妈原是大少爷季玮东的奶妈，玮东大了，有了自己的小厮侍女，王妈便不再贴身伺候，在大夫人房里做活儿，这几日老太爷做寿，府里人手紧张不够忙活，王妈便也帮着分担。

媼西仔细闷头想了会儿，猛地粲然一笑：“他不吃药是不是怕苦？我有法子能让他不怕苦，王妈，你让我去跟他讲讲吧！”

王妈闻言紧着加快了脚步：“哎哟我的小姐，这个乱子你就别去搅和了，快跟我回去吧。”

媼西撇着嘴，不情不愿地被王妈扯着走远。

第二日一大早，就听得西苑上下吵吵嚷嚷，鸡飞狗跳，季全匆匆赶来，问了一圈才知原是三小姐急着要吃冰梅子，可正值入秋，天气一天较一天凉，人人都在忙着加衣，哪里去找冰梅子？可三小姐正在兴头上，不找来冰梅子不罢休，竟要撸起袖子自己去树上摘梅子，最后惊动了老太爷，只好让季全带人去西山上打了一桶泉水下来。人间芳菲尽，山花始盛开，西山的泉水当真冰冽沁爽，浸下去的梅子不到一炷香时间，拿出来就清凉可人，一口下去，从舌尖到喉头，酸酸甜甜，冰凉生津。媼西馋嘴，吃了一个又一个，直到